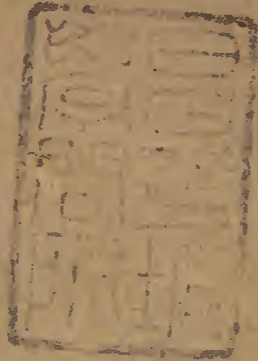


王緱山集

十二之三



漢書門	
類	一〇五六〇號
函	二七二函
架	二架
冊	一二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五六〇號
函	二七二函
架	二架
冊	一二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60
冊數	12(7)
函號	317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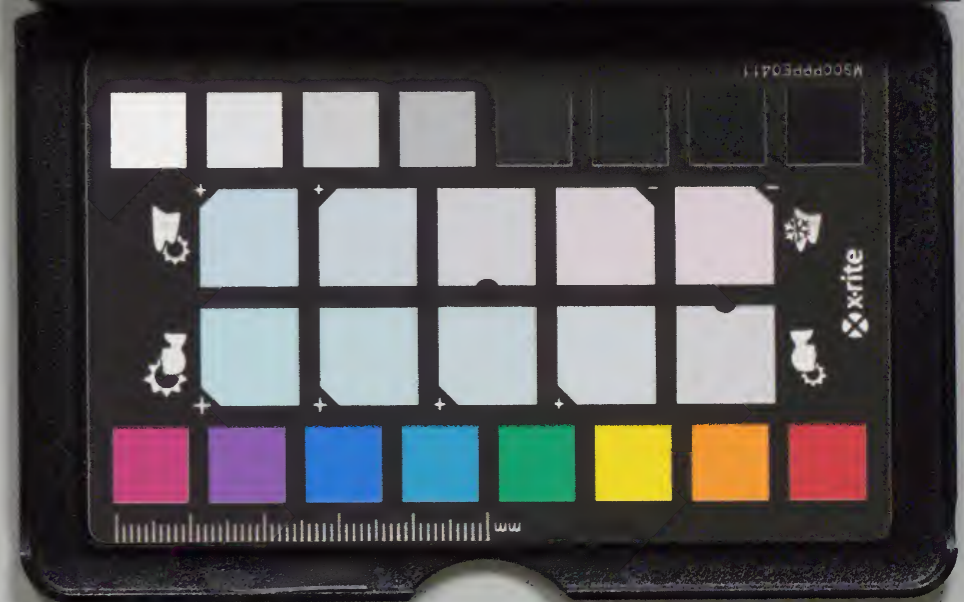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淺草文庫

太倉主簿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海

代殷君墓表

代父

余年十二隸諸生提學御史爲午山馮公左撫
余右睨一童子而訓之則君也君時髮鬢未
覆額云君才名籍甚久不售于有司逾四十乃

舉于鄉余以禮部侍郎歸君始成進士迨余召
起與聞國政而君始以夷陵州守晉職方員外
卽則年已近耆矣逾年爲正卽適火落赤發難
蹂躪蘭洮間虜王扯力克引大兵而西或云與
火酋構時中外厭欵市久見小小蠢動卽欲盡
罷欵議一大創之輦轂之下士大夫橫鞭相揖
氣盛容猛有封狼居胥意而廟筭謂此二虜者
急之則合緩之則解第當分別順逆謹羈絡而
已喜事者蠶起梗其議而君所見獨與廟筭同

其赴部也辰入午出與儕輩賦詩飲酒如平時
羽書縱橫間從酒人席上泚筆應之甚暇且覈
與君異議者固已心嫉君矣其又明年二虜果
次第解如君言會復有虜酋哈不慎合索台吉
獵于黃鶯口邊報甚遽時石尚書新視事請乘
城收保通州粟而君持其䟽不肯上且貽書薊
州總督言虜必不爲寇無自張皇搖人心已而
虜果不爲寇石公以是益慚于君風某給事劾
君調南京刑部甫至南京中南考功法罷歸蓋

君在事虜數十萬帖耳就約無亡矢遺鏃之費
功賞未及叙而一旦掛吏議遂至此大抵君病
才太高語太盡其爲郎時有大議未定諸寮屬
含毫相視莫敢先發君一揮而成卽從同舍郎
鏗鏘誦之同舍郎以爲侮已勿善也性又以廉
自喜居熱官不榜門謝餽餽輻輳至門亦輻輳
還耳間爲受蕙苴酒數罍與里中故人共之醉
則鼓髯而咲曰拙哉殷生吾不能如某公者嗇
于家贏于官又不能如某公約口而奢其腹鳴

呼人之喜廉誰不如君皎皎者易汗謗之所自
來也歟蓋君之被謫也流言中構頗詎君爲不
廉君罷三年余再入都尚有迎而見規者曰文
人無行如殷某之得以掩公者文也公慎無好
文嗚呼君今死矣敝廬一區瘠田二百畝至妻
子不能塋而老友醵錢塋之十年鄉進士六年
夷陵州三年職方郎又九年鄉先生而僅僅如
是無行者固如是乎文人所患類華言不必中
窾盜氣不必傳情今君所條對擘畫具在一何

其鑿鑿當肯蔡灼灼如數一二也誌又記其治夷陵時十年滯獄片語決之以富民主廩詹猶胥不得上下他如闢夷陵峴陘之道省瞿塘挽舟之卒弛蜀塩步擔之禁皆爲地方百年利非徒塗飾聲華異旦夕遷去者以君之才第憂其晚遇老不竟用耳今不待老遽廢矣豈非天哉君歸于里中同黨爲酒令選勝徵詩殆無虛日常曰二三子無以老而棄我吾吟不後人醉不先人每飲必鷄鳴始罷中席諸少年畢逋已稍稍倦少年奮與爭長而君且病病無何死矣悲夫悲夫君詩文鑱刻鍛鍊不碍其達震蕩發皇不傷其雅中歲從弇州公游文章滿天下不具論論其處官大節如此不知君者其又以我爲好文也

馮廷尉父子忠孝墓表

代父

嗚呼是馮氏父子忠孝墓廷尉公諱恩子京兆公行可今歲癸卯松之人士有議建父子忠孝祠者以公父子爲首次楊光祿允繩父子有司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以京兆公尚在遲之無何而京兆公卒有司遂
亟下檄如議而京兆之子孝廉大受君隨舉厥
考遺命卜塋于廷尉公之昭題曰父子忠孝墓
云按公父子生平大抵什九在鄉什一在官文
章治行不啻過之願獨以忠孝稱者志其大也
廷尉初以行人選南御史時御史大夫汪鉉怙
寵而橫公數引義與爭繼又上疏極論士風國
體言皇后不當親蠶于郊語切甚業席藁待大
譴矣得旨報聞遂益發舒言事會彗星見乃極

論汪鉉爲腹心彗并及兩相臣且悉品諸大臣
某賢某不肖當藺當去狀上怒甚逮至京詔
獄論斬是冬詣讞闕下與鉉面相詆責鉉不勝
憤署議必欲殺之名已在死籍中矣而是時京
兆公甫十三隨大母吳太淑人母金太淑人來
京徒跣長安街攀貴人輿而號之無與爲關說
者則擊登聞鼓訟父寃不省則上書請代父死
復不省冬事益迫爲刲臂瀝血申前請益痛
天子聞而憐之會法司更審遂得減死戍雷陽

則滯邸獄已三冬矣雷陽又數年赦歸公始得
以萬死一生之身承母夫人謹咨咨若兒孺子
次第置田產以贍三族及故交患難交與夫鄉
先達子孫之貧者時京兆以孝廉家居益佐公
行義不少怠會隆慶改元驟擢諸言事者馮公
以老進大理寺左丞致仕再以廟贈加奉政大
夫又幾年始卒而京兆時已謁選署光祿矣先
得請歸竟獲視公飯舍人以爲忠孝之報焉服
除改應天府通判威化廉清治行稱卓異當事

者以美遷餌公公不爲動遷廬州府同知竟歸
歸而兩臺之薦剡與郡縣之潔贄以請者踵相
接也欵關而不得見則爭以名相高丙戌甘侍
御特疏上公純行奉旨進階奉訓大夫敕有司
優公以古憲老之禮益以身矜式後進爲陳太
丘管幼安者又十五年而始從廷尉公于九原
嗚呼兩公於君臣父子之際何其盛也夫以身
殉君親易耳爲吾君吾親而至于碧萇泓之血
泥曹娥之屍事固有不忍言者而猶曰含笑地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六
下乎乃若網踈策緩詭故萌生赴鼎不熟嘗藥
未苦而圖生博忠孝之名又忠孝之大詎也當
世廟時雷霆震驚桁揚接楫者相望使廷尉公
自分不必死一旦斧鑕當前必且聲嘶膽落不
能出一語而使京兆分父必死則亦先歸掃故
墳耳喋喋何爲者夫忠臣孝子之心其不見生
死一也惟夫之死而得不死而君親之名與實
與身俱全故曰盛也自古以忠孝並祀者有矣
類多燐青骨冷于荒原墟社之間山鬼之與隣

而巫史之爲主如公父子皓首同所歸宴娛樂
豫而享孝孫之將不已鮮乎姑無論其遠者卽
光祿公父子何如焉吾于是而有感于嘉靖之
初也其稍後則求死而得死矣而又其後則難
言之金與鑰真僞雜試之火而後知兩公之稱
爲忠孝也夫吾所試之矣先是廷尉公王父曰
孝齋公侍母疾以勞瘁死私謚曰苦孝先生祖
曰贈嘉議大夫時齋公訓子必以忠廉哭弟嘔
血卒蓋馮氏之世濟其德如此是宜其有兩公

兩公生平已詳誌狀中其廷尉論權奸疏與京兆救父疏世多有其書不具載銘曰杜陵之望代有顯融太上立德次乃言功悛悛乃祖貞而弗耀粵公父子乃大克紹權宰嶽嶽誰折角牙御史抗言職在觸邪廷辱大臣願以死謝幸而不死天子所假皇天無私哀我子情于也負鑽代父以身裂肝噬膚帝聞可叫虎豹蒙茸粲爾一笑荷父從戎于彼雷陽弛役而歸及母未央乃庀家藏惠我族里父導其源子濬其委乃高

我門乃獲我室父也于獲子揚其屹京兆之政蕩如春雲京兆之歸凜如懷冰曰惟父訓矢節無二報天子恩生死不媿有賁綸章有子于旌表厥里宅允師人倫並祀之議及骨未朽不待蓋棺論定已久生也同德死也同墟左立而拱儼如庭趨維忠維孝有演世澤百爾子臣過此必式

明中憲大夫廣南府知府劉公墓表

嘗讀古人所稱廉政善者如水不善者如石而

心知今之廉譽與咎半而譽多不勝咎或曰此如刻木爲吏雖不自膏奈不能爲膏何而甚則曰是斷斷者爲矯耳谿刻自處而善翹人不可近也於是廉爲世詬士一通仕籍稍稍衣飾裘馬通瑱環之問而藉口于無近名嗟乎彼好名者惡能廉真廉之用於羅山劉先生可覩焉公少慕非力不食之誼以苦節自甘當估俾時常布袍草躄教授里中暨後宦學三十年官至二千石致政歸布袍草躄自若也庚子登鄉薦適

諸邊大括民間馬馬一日羸價伍人奔走焉令鄧君念公貧密以謂公公謝曰我故無馬遂止媼人有被誣者乞居間公曰若誠直耶人當直汝若本直而曲爲地并喪厥直矣令聞之誣者得白一日之館塾有惡少醉侮公公遜謝得解其明日里人唾責惡少惡少不自容亟遁去蓋先生爲經生其素行廉重逆攝人已如此試春官數不售謁選得倅黃州黃人獷逋稅多公煦煦撫諭之衆擔輪爭先至廢葦鞭矣他郡有逋

者以委公亦立報完黃民相顧而笑曰初謂倅
拙于催科今催科者反覆拙耶歲乙丑
景王輓車回中涓挾僕隸爲橫兩臺不能制諸
大吏重足立公獨泰然中涓素聞公廉手循其
敝袍歎曰君不能自飽何能飽余戒僕隸亟去
之邑以無擾中丞徐公顧謂其屬曰吾媿劉君
吾向者寇防而獸圍之以爲非人也吾過矣擢
同知府事庀舟材蘆洲上賊露刃來劫詢知是
公叩頭謝仍衛至境外乃已嗚呼世之亂也無

論不肖者吏撻民民撻吏卽不然而外內官交
相撻兩激兩敗而委其禍于國設郡得如公等
數人鎮以無欲之璞又鮮搏擊蠶厲之氣感其
殺機雖使狼牧羊可也時爲隆慶元年公奉命
籍陶氏第當其罪無波及漕院檄造運艘工竣
涸不得動公令穿渠其下布以田間泥遂達江
澆公號刻廉乃其隱衷練事又如此先是公已
屢推僉臬黃人奔訴兩臺強留公及是任已滿
十一年矣不可復留擢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黃

緝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民携婦抱子哭擁公車不得前及去生祠公伏
臘禱祀如鄉社焉公權關武林政如在黃考滿
赴京時銓曹有出公門下及爲舊部僚者各道
意公公不往謝久之擢知雲南廣南府橐如洗
不能具行裝以疾乞休所餘俸金施親族殆盡
于故葑田竹椽無所增加日匡坐讀書而已足
跡絕公府每徒步出婦豎見者亦歛容有不善
惟恐公知里謂劉先生不怒人顧善媿人云公
事父母至孝當教授時脩脯不歸橐屬其配姜

宜人手調膈以養父母父母忘其貧讓先人廬
居二第而別誅茅焉其抵黃之年姜宜人先卒
公自後每單車之任垂老惟簿蕭然人或勸之
娶公攬涕曰吾糟糠猶荆布從先人而新人以
褸襪掩之吾不忍也且吾四十年苦行僧肯垂
老還俗耶竟不娶公性廉于色友人疑其矯飲
之酒壁置姬焉薄暮止公宿而姬出公危坐自
如姬啼寒公擲之衾終不顧其游南雍也有旅
人婦夜就公公故暴作惡呼僮以燈來達旦馳

去篝燈僮私爲人言之昔魯男子介然自明彼
已不兩潔以視公似不及也公以壬午覃恩
進階中憲大夫甲申五月卒疾革猶手爲訓戒
子孫甘貧安命無以儒爲市屬所善信陽王太
史傳其生平曰非以爲名也恐後人不知而墮
吾清白聲嗚呼廉吏而不可爲耶今公之仲孫
廣生已少年成進士步武詳雅有公輔容寢丘
之鬼不餒而關西之世滋大羸金與貽穀孰多
此亦可以教廉矣士患不能廉耳如劉先生節

苦而味醇廉者之仁志恬而神竦廉者之勇廉
亦何負于世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有明廉吏劉
公之墓公諱某字某享年某葬于某某子姓婚
娶名氏詳狀誌中不具書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偏沅巡撫贈兵
部右侍郎纘石江公墓誌銘 代父

錢塘江公自易州兵備晉偏沅巡撫持節討播
酋播平又奉命討皮林皮林亦平而始獲奔其
母李太宜人喪于家家居者二年天子方開

明堂次第受俘命大司馬議賞格遂巡未及下而公沒至是始奉特旨贈公爲兵部右侍郎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公卽世已一年所矣茲歲公孫某將葬公于某地而以姻家張憲副狀來乞銘公故余甲戌所取士癸卯春公尙自武林載酒觴余余扶曳見公公爲言討叛征蠻時事意氣灑灑健舉也嗚呼相距曾幾何時而余乃銘公乎按公高祖爲贈侍郎叅政公某曾祖爲謚文昭贈官保尙書公某祖爲贈尙書

侍郎公某父爲提學僉事公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代祀學宮公母爲李太宜人先是文昭公沒有司欲毀隣寺贈公尙書固不可而止僧每飯必祝公生貴孫明年果生公公生有異徵長負大志無少年游冶之好庚午魁于鄉甲戌成進士未除官而學使公訃至公匍匐奔歸竟三年不肉不酒不入內服除授刑部主事凡所賦獄囚食飲屏屨皆從厚且簿記之使後有所循行時有以玉帶質戚屬者戚屬匿之而詐言盜

綱目卷之十一
大司寇遍索盜不得以屬公公立召其僮責之
曰限汝三日出帶三日帶不出必爾手取之已
果如期出京師豪右爲之齧指相戒亡何錦衣
帥獲盜七人當死公察其寃咸比輕律帥者江
陵相君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厥衛前決
法司第傳律例無輕爲異同公曰如然則一厥
衛足矣焉用法司且法司又安用予遂請急歸
里後二年起補爲兵部主事乙酉晉職方員外
主試廣東還遷武庫郎中時四方貢金者苦五

權重而廝役上下其手公改權輕之任主吏平
衡焉衆其稱便丙戌出守福州自官俸外一果
蕪皆市之民且有倍直者至所爲勵學校勸農
畷興水利皆以身率先官餼不足則以私俸給
之是時福大疫公爲禱于神日三至一日福林
生輩若干人踵而謝公云先夜同夢繫治神所
見太守至爲之乞命神若爲曲赦以謝太守者
是後疫果不殺人他如鎮兵訐門公叱之而定
用賊親暱椽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

綱目先生集卷之十一
大猾湛自正等十六人皆不動聲色操縱如神
人以是知公有文武材庚寅擢湖廣按察副使
備兵吾婁吾婁兵備轄蘇松常鎮四大郡輪蹄
錯于道其居廨治事十不能二三而氓吏軍伍
皆習公威惠帖然不譁時倭警急公亦第簡武
力飭樓櫓峙糧糗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
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
于是公復以山東叅政監軍事駐淮陰公居淮
陰孜孜繕備一如在吾婁時已倭信漸緩而公

念太宜人春秋高不當久官于外乃疏乞終養
不許改叅政山西備兵易水公固乞歸歸率兒
孺輩述觴迭舞太宜人前分以此老矣俄有詔
求邊材臺省以公應于是易水之命再下公復
草辭疏太宜人趨責之不得已遂奉太宜人
之
易易遠備倭近備虜中又困權使公精簡軍實
外所以調停計處者倍苦已亥就其州晉按察
使仍治兵無何而播酋楊應龍反于蜀滇楚騷
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公

遂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偏沅去易四千里欽限一月履任公度不得辭乃疾馳之任時制府李公及各省鎮諸公部署久定而公府獨以創設兵餉拮据更難某日師次黃沙固分軍為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固奪苦竹關進克青蛇固又進克趙生固遂入三渡關乘勝及海龍固海龍于諸險中為最賊負嶠以拒我是時暑雨甚叢箐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

以深入餉不繼公乃改長運為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捆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枹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壘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 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太宜入計至公絕而復蘇無何任子世卿計繼至公五內崩慟哭不成聲灑泣上疏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八洞諸蠻為梗日又命公姑留移勝兵擊之公薦方伯梁公觀察胡公自代不許



綱目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有
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其渠
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妄殺行招撫明
賞格戒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降奪
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
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巖賴
洞潘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入戰
八克皮林蕩平捷聞 詔班師公乃得脫身歸
苦次計公出鎮甫踰年平兩大寇稱不世功然

而羈蒐萬里投血刺心公䟽至謂不得比于斷
腸之猿傳命之卒摧割至此蓋公功成而神已
枯矣癸卯疽生于足竟不起痛哉公大節噉噉
然不務爲豁刻在吾婁時頗惠遺故人時縱舍
人子出入不甚嚴扃鐫卒無敢汙以私居常籌
邊事戟髯攘臂中朝士疑信半之乃其用兵如
刺蜚前無衡敵者何神也狀又言其內行淳謹
敦舊睦族與磊落男子面目似別而吾鄉之游
于錢塘者輿隸馬僮皆指公而號之曰江佛子

公何以得此聲于閭里間哉夫卮言嫫節易舉
耳試徵功于邊徼行于鄉支左誦右而盡實其
聲實者無筭也若江公者雖年位小不究然庶
幾得全全昌矣公諱某字某號某生某年卒某
年得壽若干配某封某子某早卒孫某娶某孫
女某字某銘曰
奕奕江宗陟台秉衡五世載昌冠冕人倫令聞
有彰博大直方赫惟中丞重以武功天討肅將
彼狡逆命言荷斧斨作鎮一方雷霆迅駟束馬

懸鋒直扼其吭爰及亂苗剔穢鋤荒歸我周疆
執訊獲醜鏡鼓孔揚王師堂堂公獨茹哀側身
以望毋沒勿喪父教子孝毋教子忠遺言琅琅
歸于九京奏茲膚功冤鬼樂康曷以表伐熟畚
旂常來茲未央我識其小銘于幽藏世世勿忘

鄉進士卷吾曹公墓誌銘

代父

嗚呼士之窮達何常顧所表樹謂何耳夫在邦
而聞易在家而達實難曷觀曹先生閉戶三十
年足跡不及公府後生輩罕見顏面而過其廬

者必式鄉父老訓其子若孫必稱曹先生此其
惻怛心誠信于人豈偶而已也公憲副沙溪公
長子母爲顧孺人憲副公當世廟初爲御史有
直聲嘗抗疏劾都御史汪鉉得杖幾死公時試
童子科方就郡錄聞信急裹足走長安督學使
者聞而高其義爲虛次待公公得補弟子員遂
以是秋舉于鄉嗣後公遂病羸凡幾試公車僅
三竣事而竟齟齬以老故公志不克大就而其
操行著于鄉者特詳公之事憲副公也若嚴主

然憲副公歸時公亦班白老矣而習于敦牟杖
履之節惟謹嘗曲揣公嘖笑預爲道地憲副公
性剛嚴公時以寬劑之家政以和時顧孺人每
稱病不恬城居公業不能兩事則身從憲副公
而使其子孝廉君奉孺人居鄉爲多方以容與
其意每剖甘割鮮日再使問起居孺人乃安之
憲副公舉側室子四年已六十餘矣乃議廢箸
公則輒以饒美讓諸弟而已取其磽者析產已
憲副公又謂季幼可念以微感公公卽以已所

置腴田推與之其逆意奉向類如此憲副公歿
諸弟事事仰公公事事爲營辦且諷且督嘗流
涕爲言先業之不易而憂禍之無日諸弟皆跪
受教卒之日以父喪喪之公性仁篤好周人急
已有德于人輒忘之人有德于已則沒身不忘
憲副公幼而孤育于舅氏朱侍御洸公德而祀
之家廟薦時拜墓如禮顧孝廉君曰吾非不知
朱氏之澤不及世而吾不敢死吾父故也少常
從族祖虛涵先生學先生死以兒子禮事厥配

朱孺人迄其身嘗爲孝廉君師王先生置產產
廢又置終無難色其死也且遷其妻子幸舍而
就養焉公常欲立義田贍族而力不副籍其貧
者歲給以庾釜無後時而又捐田三百餘畝于
太倉捐粟百餘石於崑山佐里甲役區之民賴
以不困弊公之好行其德不可縷指而此其著
者也公少好讀書爲文清泌有雅度中以病簡
著作顧出其心計餘力農治家家漸起然得輒
隨手施不好裒積中歲稍治園圃業成則又弃

去而浮游棲宿於虎丘天池諸名山山中緇而
誦者瓢鉢而乞者以至操竿瑟者舞紉弄木偶
者皆思一當公公坐胡牀次第而頷之其容于
于然迨夫人去鳥喧而窺公于瑟居宴坐之間
氣機穆如人不測公爲何如人也蓋公能以達
生尊生以諧俗絕俗不就人而人自就之爲後
進所儀仰以此其繕性長年亦以此王某曰吾
于曹先生而嘆士習之變也古人鄉舉里選士
必積寸累尺而後聲名起焉今之籍甚者何暴

也友一鄉之善士斯自鄉而國而天下彼羸幣
橐書走四方而乾餽蓋蓋之或愆何哉夫曠而
難循者士行也廣而難周者友道也令而難繼
者物譽也捷而難安者仕路也在鄉言鄉曹先
生惡能自爲聞然亦何必不聞如必旂常竹素
而後顯彼管幼安王彥方輩皆沒沒又不獨一
曹先生矣公諱某字某別號養吾生某年卒某
年娶某子某某孫某某某年某月日孝廉君奉
公遺命殯于鹿鶴涇祖塋之側而乞予銘銘曰

謂人爾知不酬若直謂天不知乃酬若德公不自名人強爲名惟淳而明惟耀而貞合而字之曰鄉先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

銘代父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辯才縱橫名勢輝赫盛甚矣而其間真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有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

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慕善也而恨闇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迨公沒之幾年公季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竊惟三十年來爲耿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有中丞太史輩在吾姑撮其行業緒餘人所略而不盡知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寶者從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傳爲鳴甫公公祖也子靜菴公娶于秦舉公及仲

子某叔子中丞君某季子某公少敦敏異凡兒
常問靜庵公何者最貴累數級至公若卿更問
其上鳴甫公曰上惟有聖人耳公應聲曰兒當
爲聖人鳴甫公奇之初爲諸生時麻城令金某
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試策具陳得失幾五千言
令驚謝寘諸首壬子舉于鄉儕輩頗自眩飾示
得意公布袍就宴泊如也丙辰以春秋魁南宮
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
相太宰吳鵬阿其意通賄門公首發鵬奸且語

侵執政疏上罷鵬分宜亦爲氣奪辛酉巡按甘
肅至蘭州邊境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逆于
道而晉庵戴公曰不可以故事待賢者其廉重
乎于人如此改南畿督學廩廩以崇正學迪正
道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
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陳
蕩邪刊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卽一切按覈士吏
于簿書文藝外敦風化獎名檢俗習爲之一變
時新鄭相國與徐文貞郅嗾御史齊康詆文貞

公爲疏辯邪正消長甚力上爲之謫康罷新鄭而無何新鄭復相遂修舊怨于公時公由御史晉大理寺丞四年矣竟以舊官謫判橫州新鄭去以薦起衢州府推官漸歷尚寶司丞至少卿秦淑人計至奔歸喪葬皆如古禮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公以父老乞致仕不報先是撫閩者劉公堯誨念閩濱海兵弱稍括稅督逋爲足餉計而龐公尚鵬至則皆罷之公謂從前則病民從後亦病兵未可補苴目前而止務爲之衷度其

宜使兩稱便焉時丈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法區別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八法下之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猾胥不得濫征又修保甲鄉約以間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用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者焉廣寇林道乾訶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酋世寶一銅銃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馘與我兵之被鹵者來當以銃歸寨首謹願以效死而以金書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牙蠟來謝且請通貢公却其餽且謂通貢非典也弗許第上言東埔寨酋震怖天威矢擒賊自效宜及是時羈縻用之蓋自是寇盜徒跡閭里始宴然而報功之日詔止賜金而已庚辰丁靜庵公憂甲申再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晉副都時新進者勵蠶氣好搏擊公惜老成之去務宛轉調護之乙酉晉刑部侍郎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六月以御史誤論劾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太周公繼公引過求去有詔慰留

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齟公不休求去乃愈力十月晉戶部倉場尚書至是乞休疏九上矣始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某論羅大叅某王兵憲某公疏爲白之時公臺臣也不嫌與其長異同比其身爲臺臣之長用公義率屬而卒不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隱于天臺山學者稱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諸士新筮仕來謁必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之不易如是者又數年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

之學自謂啓自彭孝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
至敬爲的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
有所悟入一日公舉羅文恭靜中養出光景語
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公爽然自失又一日舉
箠有省契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
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
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
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靜示之範圍其於奇袤
曲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

上于吏議者皆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
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卽侏儒
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受石經之餽途
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者也因解留
洛有留經記而其在南都也館史比部某適秦
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怫然起曰富貴移人公
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
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
嗚呼此軼事也然正惟弟子不能學矣蓋公沒

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友瞿元立守黃謂余黃之人有質雅而好修者不問知其爲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賢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言者乃欲以單詞撼公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某年卒于某配彭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某彭淑人出娶彭卽公所從學彭公甫女也女一某出嫁某孫某娶某孫女某嫁某公計聞于朝上震悼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

子少保謚恭簡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聖湮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道守在官守俱
直如矢中無渝議論繁道守格或尼之不終日
道則存守則亡面目似心短長俛俛耿公守常
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恭不懈奉厥職乃模乃
範天下式江河湯湯世變亟一葦捍之覆爲敵
含沙縱橫影可射嗚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
視其則

清河教諭思溪鄭公墓誌銘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
余同年生鄭子瞻光明磊落人也丁亥與余結社京邸酒酣氣振意所不可戟髯而罵然性實寬坦無城府嘗爲余言其祖憲副公與祖母周淑人之賢也憲副諱某號某舉正德辛巳進士議大禮不合廷杖出守韶潔廉有惠政晉雲南副使征交趾有功當得上賞爲當事者所忌阻已歸建義學義田事事有程度沒祀鄉賢而其夫人某者賢而好施每歲收租粟輒隨手盡則噉麥粥甚甘嘗括白鏹而笑曰是不吾俱來吾

安能挈之去其超曠如此余識子瞻之明年其父思溪公以邑貢來京則龐眉豐輔寬然長者也旅次失金二十鏹不復校余嘗笑謂子瞻吾儀子于若父若祖之間吾得子矣雖然若父璞也是殆貽子穀乎又明年余南歸而子瞻以父官寶坻跨蹇驢往來寶坻間歲乙未公官清河病子瞻遂與俱歸今年丁酉子瞻過余于家而以公狀來則公死且七閱月矣泣而屬余銘且曰子以吾父之貌寬然長者乎請徵其事按公

諱某字某號某憲副公寂少子也十三而憲副
公卒哀毀如禮廬墓上三年諸兄闕欲割產則
手其瘠者又不已至盡推與乃止里有誣訟公
者控之上官始得白已其人坐他犯且死公更
周之江山化之爲少訟焉公有聲黌序間又不
利丁丑邑貢士有楊生者齒長于公當貢而限
服制公念其貧老也卒讓之謁選得寶坻教諭
身以文行爲諸弟子倡督課惟謹會歲潦饑寶
坻民至有窘而雉經者公爲捐俸炊糜粥食之

迨麥秋乃止所全活甚衆御史行部者列公薦
剡當入國學僅移清河諭忽遘末疾歸而邑令
尹公方營清湖橋公蹶然起曰先君子曾橋埠
頭今廢是當在我卽捐俸呼子瞻趨視工繕而
憲副公亦以是歲祀鄉賢無何遂卒卒之日邑
人皆巷哭公遠來弔者至爭舟渡頭也先是貴
價買一骨山後忽產煤歲可五十許金家賴饒
給公疾革於倉皇中構木得佳者視其號鄭也
人以爲盛德之感云鄭氏其先氏浦江宋有鄭

子高者尉信安遂家于江山子升之登進士屢
官御史中丞升之生宋亦進士皆以直節聞以
後寢微至公祖義發憤讀書鄉人從之質疑平
訟而鄭氏始復大遯澤所遺不啻數十世于以
光啓後人豈有量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得年配某子國望戊子順天鄉試第四
人次某女某適某孫男某某出某出以某年月
日葬公于某銘曰

浦江之鄭世載懿德演迤江山緯以正直百世
之穀爾茲爾根是種是穫益厚以敦有光賁如
挹此樹梓有俟碩人韞璞于此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蘊庵顧公暨配封太

淑人單氏墓誌銘 代父

歲在乙未余服太夫人憂顧大司馬益卿氏渡
海來唁予予孺子啼不止司馬愴然曰而母沒
于而手而猶若是傷哉某也蓋兩尊人沒而不
及于殯也涕蘇蘇下余聞其言而傷之又明年
司馬再渡海則以其兩尊人狀來命予銘予受

而讀之蘊菴公大都節俠有氣好施與能文章
余謂司馬曰嘻甚矣丈人之行之似吾子也司
馬逡巡而謝曰某則安能蓋吾顧氏世有隱君
子焉顧氏自楚而遷于通始祖福二子仲仁仲
仁子廷德爲逆旅主人所爲封遺金待客者也
廷德子永端永端子某號竹居竹居公二子長
爲海涯公諱某以春秋領鄉薦爲名儒仲爲贈
副都右御史定軒公諱某則蘊庵公父也竹居
公以下世好施多不責償竹居公常爲訓訓子

孫無收傷近產自便利而定軒公時有鬻墓田
于公要厚直而并遷其五世塚者公不可厚與
之直塚卒不遷其隱篤如此公之好施也大類
父祖父祖每量緩急稱有無家故饒給而公施
隨手盡盡復稱貸以施卽僞給公者徃徃得所
欲而去蓋非但欺公不知而亦知公之自不欲
問也故產至公而中落卽其在南雍時歸閩人
林良喪于維楊歸先郡守王公之視又寧國沈
某厄于盜推食食之月餘而厚贖之行爲蘇州

徐姓者償宿負與俱歸久之徐過望公多諄言
公竟滿其望而去公之慷慨無擇施皆此類也
公少警敏年十六以第一補弟子員無何入太
學閩方齋林公太安東郭鄒公並有國士之許
屢試卒不第而公且倦矣因棄舉子業專攻古
人文章聲律之學有竹素園稿若干卷尤深字
學今有考訓問與二三翰卿墨士揚扞古今得
失之變瓶注雲委斗酒百篇又或短衣匹馬手
三石弓馳騁絕壑間落落雄顧旁若無人一切

家人產不問也而公庶弟某以竹居公遺產稍
薄惡訟公公賦詩飲酒自若也當對簿時至不
出一語然以理直卒得解解之後與爲兄弟如
初而公產坐是亦廢不復振乃公私責逋愈急
公負大志不就又生平寬大不堪人相窘益不
自聊酒後指司馬烏烏吟云却把惺惺付二郎
悽然淚下俄司馬舉鄉試公意寬矣竟以是年
卒公配兩人元配錢淑人賢而早卒繼單太淑
人寔生司馬太淑人十九歸公嚴重有度奉饋

新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食姑保淑人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不敢去以
爲常保淑人有兩女務順適其意不與校當蘊
庵公適在廣陵而保淑人沒筐篋中金錢簪珥
聽兩姑取之而已獨拮据棺斂續絮之事唯謹
曰吾知爲婦而已先是保淑人爲其母保太母
具美木其子輒賣之輒更置之保太母之沒也
在保淑人後則太淑人又已私其木矣至是親
奉以往其賻襚他物稱是太淑人代蘊庵公而
子又代保淑人而子也蘊庵以家難多在外太

淑人訓習諸子實兼父師之事徃徃以嚴行其
慈卒成司馬爲當代偉人司馬撫遼之五年太
淑人春秋八十有二矣司馬以母老謀諸當事
者欲爲歸養計當事者難司馬之去而重違其
意調南京工部侍郎且貽書曰遼巡撫勞苦功
高不當南官特爲父母屈公必無再請而太淑
人且趣治裝曰兒去吾健在官又近也司馬回
翔久之始赴任到任甫三日而母計聞矣而蘊
庵公之沒也司馬以公命畱廣陵終太守宴遂

不得親舍司馬所負爲終身恨者以此雖然司馬亦記公醉後語乎是其待以瞑者耶太淑人不惜一兒以事天子此豈作老人牽衣耳語態者夫死者之心安而司馬安矣公諱某字某某號以某年封某官贈某官生某卒某太淑人以某年封太安人又以某年封太淑人生某卒某子某女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而爲之銘曰顧氏之爲德四世矣司馬以緒餘用世爲名卿而公卒以士死葬以士祭以卿偕厥儷永令名無德不報殆有天道乎

李室游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肥鄉李君從汶上來視吾州篆僅兩月而其配游孺人卒又一月君手其狀求銘于衡盈盈淚承睫也且曰嗟夫嗟夫空同子云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余向者儒而儒吏而吏一不問家人生產今者米鹽筐篋余不問不治矣向者丁奴婢子不督責而色嚴不啣拊而色暖

今者饑寒怨咨日入于耳不則嘻嘻矣片影隻燈一棺萬里眊眊然騷憂慘沮不能自堪余比者子夜程書未明而視事則婦故之以耳且余婦巾幗男子也余胷中有不釋之事悒悒深念難朋友而謀諸婦婦輒爲劈畫絲緒言事當始如何究竟如何已語皆驗所與交人眉語態色皆能揣知其肺腑臧否上下之其聰明有識度如此婦爲邑庠生魚化之女八歲失母趙育於繼母張茹蓼之苦所含茹多矣諸姊妹俱字巨

室婦獨歸余家而貧手自操作劬劬無倦色每當歸寧諸姊妹明璫繡綺爛如盈門頗以貧家婦相誚婦匿不以告余第勗余努力學問而已已余幸成進士骨肉媼黨間冀謂財力可資籍往往求多於予不給應則督過余婦婦慮口語橫生或傷尊章心則脫簪解珥容與其意亦惟恐余知第諄諄以清白吏相勉而已噫嘻蘇季子之貴也妻嫂以位尊而多金蒲伏不敢仰視者人情乎然詩北風之篇政事一埤益我而終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三
寡且貧來室家之謫者彼亦非賤而無位者也
士君子約束身已無得罪百姓易耳當其床頭
金盡妻啼兒號連引親故顏稔語軟忽忽喪丈
夫勇者有之余婦不余謫而且以身代余受謫
其亦可謂難矣婦與余偶幾年得二女二子俱
殤末一八歲子某慧甚復繼殤婦以是鬱鬱竟
不起嗚呼有婦如此余貧與貧子亡與亡名爲
縣官婦而未嘗一日享殮珍襁綺之樂余安得
而不悲敢搏顙以請衡爲君部民悅君質直而

刻廉審其言之情也許之銘銘曰覓今歸來卽
安而土蒸嘗有主譽命有所于何徵之則史氏
存我聞諸夫子而難其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王公暨配封太孺
人胡氏合墓誌銘

贈徵仕郎王公以萬曆壬午年五月五日卒旣
葬矣又十九年而配封太孺人胡氏卒啓公窆
合焉公有子二人長曰茂才君在恒次日僉憲
君在晉茂才君先太孺人沒僉憲君職襄事華

綸豐隧赫然改觀見者嘖嘖羨公與太孺人有
子而僉憲君愀然抱深痛焉授余狀而泣曰甚
矣孤父母之賦命薄也孤登薦書甫弱冠計吾
父之年可以待而不待恨一也孤猶父老生子
乃家伯兄績學蚤成吾父盼盼一青衿而并難
之恨二也少時苦力薄無以養母晚幸有祿可
養則母已從枕上受七不能御板輿而享大官
恨三也孤之視母疾也手搔而躬掖之蓋寢爲
起食爲輟者二十許年而竟不克終於孤之手

恨四也不肖今卽累丘以珠衣薪以錦其何足
以賁白骨所幸以孤視伯兄稱後死其刺心披
淚而鳴先人之遺行者差得自竭耳吾父雖起
單寒然較然不欺其志雅爲里中所嚴重有訟
閱時就質焉居旁悍少年盱睢莫敢誰何聞吾
父履聲輒避去晚與吾寡姑共居隣有張商者
出而其妻疾革遺金於姑比商歸不之知姑欲
徐觀其俯仰然後還之吾父曰必速返諸卽無
論鬼神知之爾心不有睫乎商竟得金踵而叩

公公勿任德也其行義大率類此吾父少實有
異質書過目輒誦學且成矣以先大父病不任
家代之家不任役代之役儒業遂中廢時家赤
貧顧不以貧故簡晨昏之歡居喪盡哀歲時蒸
嘗必流涕凜然故儒行也既不竟讀以其才智
寄之六博遊戲一切禽魚草木無所不精解忽
忽不自得撫吾伯兄而歎以爲旦夕且騰蹕耳
乃吾兄州郡試往往高等遇臺試輒擯落比吾
父歿始隸學宮而孤亦先伯兄舉於鄉天若似
獨爲乃公靳者當吾父歿時吾母困末疾已三
年所矣吾母蓋十四而歸于王佐吾父治家治
喪已又代吾父養先大母初猶有嫁時衣可質
已破拆盡爨汲縫紉必親肢力痺瘁故未及衰
而病時吾兄不免爲糊口計獨孤朝夕在母傍
蓋孤未婚時尚榻前也婚後猶穴壁以處也已
計偕而去母數千里矣已服官而去母且隔歲
且萬里矣大抵兄出則弟侍兄弟皆出則婦侍
迨兄死而孤無出理其出也則吾母實強之吾

新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毋生平無疾言遽色曉曙古今不欲以兒女戀
而廢大義當孤初筮仕歸而拜母母喜且泣曰
汝父不汝待而吾病且死乃汝待耶猶憶汝兒
讀書無小學吾卸衫質之艱難若此汝慎無忘
質衫時爲官必廉必慈上以報國下以教子
孫皆在此當孤之任闕也堅不欲往母曰行也
有而婦而子若侄在兒爲執法官毋愛錢毋害
人以此慰母足矣蓋念憲君狀母而自言曰斯
語也人以爲諛母之常詞也然而母言實歷歷

在耳也夫閨閣至隱以爲諛則誰非諛者乃愈
憲君貞而惠勞而不伐權稅稅簡督工工辦禦
倭倭靖母之爲母也以此觀之矣計徵仕公與
太孺人強半貧病其得天不可謂全然徵仕公
往時常窘于寇投諸水不死已暴卒于彭城道
中樞歸次寶應水波惡同次者半漂沒獨有異
風掖柩舟之亂葦得全歲乙未居燬於火僉事
君兄弟踉蹌負太孺人出甫下榻而寢已灰矣
使非公與太孺人德通神明澤及孫子者安知

其不遂招魂望祭于空波寒燼之中而猶獲襲
休寵以有今日也天於公夫婦不薄矣王氏之
先居大名濬縣之新鎮至世榮公長子順乃以
調集之太倉其在濬縣者爲太僕公溱通政公
洧太僕公子光祿公桐貴顯矣而居太倉者亦
多以溫富爲貲郎至公父以早孤授產薄家始
中落公父每過非里敕袍草屨揖讓純綺間僂
然也及是僉憲君貴羣從子皆翩翩以文學起
家南北宗相望若太白之配斗有德者易以興

豈有量哉徵仕公諱亮器字大用號雲泉享年
六十有九距其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也
太孺人卒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一日也在
恒娶儲氏舍人錄女在晉娶范氏封孺人范朝
徵女女一適唐承業孫男六會英庠生娶鎮海
衛指揮僉事姜公統子天賦女會芳庠生娶太
常寺少卿會元陸公鉞玄孫庠生章錫女會夔
聘庠生張鼎新女在恒出會華聘固始縣尹黃

緜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四
公元勲女會荃未聘一幼未名在晉出孫女六
在恒出者三一適徐師尹一適朱崇周一適顧
太學起明子大鼎在晉出者三一字鄉進士曹
公繩武子思恭一字沈京應一字吳太學之雅
子養志曾孫一幼未名曾孫女二會英
會芳各出一俱幼未字太孺人于甲辰年十一
月初八日與徵仕公合墓墓在西一都黃泥涇
之原銘曰綿綿華胄九河之間有植斯笏有峩
其冠於吳清門孝弟力田是糲是菘亦有豐年
四世而顯載德以遷遡源則深厥儷孔賢勤而
勿施得全于天無燬爾璧無淪爾珠榮光燭天
新原蕪蕪以對于故土是大啓東王公之祚

緜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會方各出一俱初未字太孺人于甲辰年十一
 歲就燕燕以謹于姑土具大智東王公之孫
 心誠於全于天無變爾塾燕燕爾耕榮光顯天
 四世而顯薄燕以豐德則彩烟顯下履謹而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誌銘

武進士湖廣運糧把總卓菴朱公墓誌銘
 衡外大父曰朱龍渠先生辛卯鄉貢士令黃巖
 仙居有廉能聲以方正嚴重稱于鄉配孺人生
 三子一女女即吾母夫人公其仲子也吾伯舅
 季舅俱早世諸子皆去儒而農惟仲舅少負志

行於兄弟中稱最賢有子曰胤英胤英又賢乃
者吾母夫人歿後不五年而仲舅及胤英相繼
病死外氏之詩書禮樂至是掃地盡矣嗟乎不
肖之廢蓼莪久矣惟是涇陽一綫稍勝衣冠者
亦已盡化爲山鬼國殤寂寥而無與共語衡其
又能如外氏何哉仲舅先諱木後更諱紱字向
之別號卓菴初從外大父之任授之書雅善記
誦能了了大義而獨不喜爲章句業僅淹通古
今工刀札而已比一試有司不得志而罷以其

暇稍習騎射尤精彈及弩數十步外射鳥雀無
不中者旁又善蹴鞠格五鐫印丸墨諸細巧然
第遊戲耳不以自名也時人見公容顧甚都多
才藝而早廢業每公出相與目屬之曰夫夫也
筆墨良而不試刀劍利而弗張以爲貴介耶噫
然有下人之色游冶耶恂恂乎篤厚君子也是
其爲何如人者耶當是時公外父弇州先生已
久貴而余家大人亦起家爲史官公遨游二貴
間擇口而言擇步而蹈兩家大人皆重之然亦

弟謂朱郎長者委蛇食福入耳比歲乙酉家父
母北止借衡試南都見其抱膝讀史揮汗不輟
而知其有深心又二歲入長安與衡走盤山道
日落野曠沙影中有腰弓而騁者公策馬先抽
箠中鳴鏑射一雉中之腰弓者馳去登李靖舞
劍臺顧紫塞如雲穹廬如螳慨然有封狼居胥
志而知公之不欲以巖穴稿也歸以語家大人
家大人始勵舅于武歸應武舉遂一試得之其
明年己丑中武進士都肄之日衡實觀射諸射

者當十矢半盡之時多震蹕不能的公過半尚
未得而神色甚暇竟連中四矢以遂及格得官
之後頗結飾鞍馬揖讓楚楚如朝貴人母夫人
喜謂衡五郎紫面鬚髯身如斷山是故不當寂
寂而衡獨與二三親知私憂之曰吾舅固猶然
篤厚君子也是平世三公材而辱之武弁今之
爲武弁者必鼻有口腰無骨京債爲母軍租爲
子乃可以得志今四者公無一焉庸有利乎已
果一任而躋初選人擬公守備德州德州守備

與憲部使講鈞禮甚休暇而公意不悅曰丈夫當鳴鞭塞垣不則乘長風破千里浪耳碌碌轅下胡爲者爲更乞湖廣運船把總竟以運艘失風敗湖廣故無水次倉每先期計舟鱗集于陳公套風浪猝起舟往來如鬪鴨十不完三公知其弊夙戒兌舟啣尾進兌無爭先故敗者十僅一二而竟不免重劾則猶疑向者四無之爲崇也公素悉楚運之困運官剝軍媚其帥軍復仇其官相侵蝕訐鬪無已時爲之嚴禁股削故事

每舟入金把總當若干約五百餘金悉罷之其厄于水也復爲傾其官橐且別貸于錢代爲運官償所負使不至纒死然竟以是破其家失官後數券齒而責之無一應者公始有憂生之嗟矣歸後掃室右方半畝爲菊塲夷猶其中然往往撫劍而嘆會有倭警當事者檄之轄南漕軍公時已病臄腫力疾行斤斤飭軍實不少怠與其下相約爲刻廉貧亦益甚竟不勝病告歸遂以不起卒之日質其甲裳刀楯而後成歛也嗟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四
嗟廉將軍而可爲耶人皆咲公趨時鈍謀家拙
然儒家子弁而猶儒凜凜以清白自將此非必
印如斗金如山要可不愧先令尹矣公居常言
咲不苟履聲鏘然素嚴吾母夫人每相見蕭揖
而坐退或不交一言言亦未嘗及外家有無當
其應試京師居邸中卽薪芻之費不以聞也母
夫人益以是重公公配王孺人舉一女無子娶
貳王生胤英胤英馴謹如處子吾舅沒後一月
始補博士弟子痛父不見哭幾絕事嫡母至孝

常膳外每袖私錢獻之非公事無外交與人言
非經義不出口余嘗舉以勵諸少年曰汝輩當
學朱卽無幾何而朱卽死矣有一子先朱卽死
以兄子某爲後胤英死之前一日余視之榻前
胤英于枕後出一編口期期不置曰此先大父
遺詩也刻甫就乞兄爲之序餘無言嗟嗟朱卽
頻死念先人口澤不忍棄而今雙塚纍然誰與
弔螻蛄而葶蟻者此衡所爲潛然出涕而追
爲之銘也胤英娶婦王卽余從姑盡卸其嫁時

簪珥棄所居宅而後入吾舅及胤英于土塋以
某年月日公壽五十有五王孺人所舉女字太
學生浦某胤英女二尚幼銘曰
哀哉兩善人也而至此家殉官身殉家子殉父
言殉死殉止矣

明故鄉進士署宜興縣學事堅吾王公墓誌銘

叔祖堅吾公以甲辰某月任宜興學博明年之
六月十三日祈雨郊壇歸至寢一蹶竟死時婦

子輩皆驚仆地不能喪其同官劉博士率其徒
圍屍而哭於是諸生湯兆某昇其家所畜美材
來周其等奔走龙含歛以十四日殯于堂廿六
日輿襯歸諸生送喪及關而返哭聲如壞墻迎
喪者皆望途而哭至有嘔血者及州諸親知具
芻靈輶輓以待不戒而肅遂以七月初二日從
母何夫人之柩厝于 之阡衡以宗籍未行
事公最久相與共甘苦奉規誨者四十年安可
無一辭以紀惟公與衡習蓋自髫年公十二歲

父懷東公棄養公尚有弟曰某纔數歲率以見先大父贈官保公動止抱携其弟弟席始席與之食不甘問及父母則泣而對先大父大異之乃勉之于學比衡自京師歸遂延公至家塾衡事公在師友間時公學已大成矣而家赤貧每余家有私燕會里中子冠履鮮華公獨破帽緼袍趼趼然來直坐踞其上色無忤也猶記丙子之春同衡試有司富人子囊數金置公袖乞公三文公竟不許時督學駐宜興方務刻覈公郡

試名在高等而竟擯不得與試試之日公挾策至棘旁執事者麾而出之衡時童子心弗忍也挽公袖而啼公絕袖去浪游二九三洞間歸以其竒詫衡公胸中始有宜興矣自後又屢試屢黜走宜興者再再不售雖破帽緼袍如故而交友日益進瑯琊兩先生重其文行至褁幣而迎之公始爲聞儒乙酉歲始以儒士試南都則年已三十有四矣又明年試督學第一廩學宮辛卯遂舉于鄉公之應辛卯試也距免母夫人喪

始二十日而羸公困草土久欲母行友人強之
行公乃挾小舟四日夜抵白下又窘大雨與人
踰蹕行水中如浴鳧至姑熟與同事者九人攀
當事輿而號當事者試公文竒拔公冠其曹遂
得雋人喜謂公天憐君矣以今易償昔難猶未
也天必且大償君然自此積學益深五上公車
卒不利而公且班班二毛矣公一日方照鏡鑷
白髭慨然投鑷而泣曰吾垂老矣而志不遂吾
母青裙素裳待地下久矣人生幾何無已且以

學仕乎於是決策乞恩當塗故人有爲公道地
置公休歛間者公曰吾業已爲冷官而復求爭
地非本懷也亟止之謁選得宜興教諭其歸也
親知見公袍服慘瘁騶從寂寞心憐之共慰勞
公公咲曰此吾十五年前辛苦地也吾向者擔
簷踏雪求爲博士弟子而不得而今擁皋比爲
弟子師復何恨哉慨然泣數行而別竟以是終
人謂公好言宜興山水而卒死于宜興倘亦所
謂樂哉斯丘歟公之任宜興也學政圯甚公力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爲振刷之首立思過簿曰諸生吾弟子也而乃
數勤縣大夫吾今與若約非公事勿至縣有欲
言者吾代爲若言卽至縣必籍屢籍而勿戒卽
吾不能爲諸生師且閉閣思吾過矣於是諸生
皆斂足自守縣庭爲之一清縣尹愛重公事每
就咨焉月兩會藝會止六十人期一歲而周以
便趨事手校藝窮日夜其所斲削人人以爲知
我每與婦子聚食不過蔬菜曰此吾苜蓿家風
也一味之甘必哀而畜之以待賓客諸生以脩

脯來者畱與共飽其貧者却勿受間有所誨責
屬其父兄施夏楚焉勿辱于隸人他所爲表揚
節義覈濟貧生諸功令甚具以是諸生德公甚
其歿也至欲祠之學宮嗟乎有才如此且無論
異日當大任卽需次服官得百里而治之其樹
立可勝道哉而竟止此也然大較亦略可觀矣
公爲人優于幹略然坦蕩無城府蓋世膽決者
少遲重彊直者寡含覆練達者乏氣骨而公獨
兼之其爲人謀不萬全不止友人陸仲鳴嘗稱

曰吾黨有難解之紛難決之疑他人百十語不能了者伯栩一語輒洞然其言初若平平更再三思之不能易也與之言吏治民情若老胥吏鑿鑿可聽與譚名理權古今初若漠然徐出一二微言無不願解者公真竒士哉公平生多恩少仇絕意報復獨其爲公義發憤時露齟齬雖樹怨豪右勿恤其于吾州雪闕氏事最著同年閩孝廉婦某早寡而貧倚其僕傭作以給有奸人某者欲併傾奪之詭其孤弟訟之官醜聲沸

騰卽吾里人無不掩耳也公獨心疑之爲之寤極根底寃狀大白卒反訟案坐誣者罪人亦以是知中篝之言不可輕任耳也諸宗黨中一切鬪鬪口語皆就平于公得公言而解者十不啻六七其他爲從弟夢芝娶婦治產至今依公以居又出已資贖夢某暨某女于人奴中又出守爵等九人于死獄爲單孱造命不可勝數其事母至孝母亡十五年每言其幼時一燈熒然左紡右讀未嘗不沾襟也待諸舅尤恩有求多于

公者公事之加恭無難色當公爲諸生時季舅
死無以殯公傍皇室中顧楊夫人首而咲曰汝
銀飾且副我急我以月廩償汝楊孺人遽輟簪
珥易二金賻之公之仁心爲質緩急不以無爲
解皆此類也居常食時內外親褻衣黻面者常
滿坐迄無間言公年過三十始小有家迨登鄉
書人勸公贖微時所棄田公弗應守繩尺滋謹
間闢屋後地爲小樓遍蒔花竹邀良朋嘯飲其
中情盤景遽多至忘歸人見公喜施好客謂公

家非故州東王而不知公家故州東王也君少
爲詩歌古文詞皆有詣願獨以舉子業鳴其文
峻拔老健一往破的有傾河倒峽之勢而獨不
能軟媚虛詭以射時其卒困亦以此公生以某
年卒以某年壽僅五十有五配楊氏子一康爵
庠生女二長字沈未數月而婿死一遺腹子又
死守節不嫁以姪某爲後少者許聘潘工部公
之子某公諱慶周人堅吾其別號王衡曰嗚呼
人其可以無年乎王休徵之醇也魏陽元之才

也其晚起爲名公卿所爲勝公者獨以年耳人
其可以無年乎相人者或以面或以心或以文
或以量至于四者皆不驗而不得不歸之命夫
命則又何言哉又何言哉銘曰
吁嗟乎公學亦窮仕亦窮有綸半通弗克以封
衣冠蓬蓬從母于幽宮譬彼弗逢老猶章縫澤
小潤而豐文小試而工教小用而共我識其小
以章其令名于無窮

明故文林郎知商丘崑山兩縣事棠軒樊

君墓誌銘

余讀楚史而悲之庶吏而可爲耶孫叔敖爲楚
相其子至窮困而負薪嗚呼今樊侯死矣十年
縣令至貧不能辦襤衣而又兼無負薪之子天
道其如何哉君歿之月其季弟文學衛以君
狀來累萬餘言無溢詞無何崑山諸生張大復
者又以所私紀樊侯治行乞附益焉噫嘻樊侯
卽老壽有子徵文徵獻能有加于是否耶按狀
君諱玉衝號棠軒楚之黃崗人父爲吏隱公某

有淳德以貢爲其訓導配戴大孺人生給諫君
某早卒繼易太孺人卽君母也君生而恬淡寡
欲神識湛如口未嘗言財利事旣長娶婦盡斥
奩資市書以其年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時少宰
劉公知君爲君館選地君故避不就試人以問
君君曰吾不能追飛逐走與人爭熱官吾自有
官也選商山令初下車目蹲蹲視簿書執筆不
輕下商人曰吾令故長者未踰月察知民俗肯
窾斧斷裂然始大驚以爲神明商每徵賦保歇

與吏胥比而爲奸所侵卒費幾半公賦君召其
民與之約曰而課能不保歇而辦乎民權應曰
辦已果先期完遂罷保歇先是縣拘囚例用馬
快馬快承縣令檄騁而入民家酷窘奪之家立
破君爲令首革馬快聽訟者自相拘於是民畏
一日糧集縣衙訟速畢矣而君又爲息訟歌悟
囚歌使人唱木鐸警狗之間于百十訟帑中下
一二帑終付外議息不罰一鍰民感悔甚而君
又以次案誅豪黠民之爲訟府把持令短長與

綱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三
令市者某某等若而人于是群奸脅息而俗
用和縣令卯而衙食頃而休益無所事事間一
巡行阡陌課民農桑歸則焚香讀書而已君咲
謂弟文學衛曰吾嘗謂仕不如隱弟如比者蝗
辟其境雨止于陌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不
謫妻孥不羞父母者仕可矣無何而開採之使
至郡縣輒哀金錢盛陳歌舞以待伏謁庭下惟
謹而君則先移書中使具言商旱荒無鑛狀欲
以逆止其來業不可止君則鳴騶列仗謁中使

與人升堂中使氣爲奪遂錯愕成賓主禮而去
明日款中使酒酣中使執君手咲曰好手君咲
曰此手幸不捉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
何君何自苦乃爾君慷慨泣下曰令與公皆飲
食百姓百姓不苦而令苦乎公慎無苦百姓中
使謝曰不敢歸而與其黨相戒然索賄如故也
君一切禁勿與中使令人採鑛君則導之險道
斗絕不可登鑛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臺銀山
兩山者夙稱鑛地君爲禱于山神採兩月亦無

有中使乃馳去君僅以兩扇贈行李而已中使
怏怏欲中傷君而君先挾其所移檄中有歸過
主上語欲草疏上聞中使懼而輟謀君亦手其
疏毀之使無生心而復以書致稅使錦衣楊君
樞殺市魁數十人商乃鑛而不害云隨奉旨調
崑山人咸謂商簡崑煩不可以治商之治治也
君曰惟煩也故當臨之以簡其所勸農息訟約
供費絕餽遺一如在商時吏胥膠拳不得伸往
往謝去治前酒家廝舍至有徙業者時縣官方

急積逋停邑長俸以徵_二逋逋完始開是秋雨傷
稼公率_二三胥役駕小艇勘視墟村破椽與饑
民相對噉菜粥父老爲之流涕時崑逋二十萬
君曰我柰何以數月俸而易萬口詛乎止不徵
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吏庭事督學爲
設門禁簿籍記之君曰父母有過此皆吾諍子
弟何禁爲第易其名曰求澹臺生簿而挾私來
干者皆廢然反矣崑當編審賦四十萬隱覆萬
狀前令聶君號精敏居別院鈎校一月許始完

君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文學驚問其術君曰
我何術我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其飛若干詭
若干其田浮役其役浮田若干而十得二三矣
隨証以徵逋之籍而十得五六矣又出而詢之
薦紳卒而問之吏胥而十得八九矣庚子冬入
覲抱襆被行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卒以
君爲卓異首推君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卽馳
歸覲省旋復之崑甫入境騶卒之迎者屬于道
酒帘颯颯公舍旁獄案之積于几者帑且三尺

矣公曰君以樊侯爲不復來耶夫樊侯則猶故
侯也於是盡汰冗吏理滯獄而崑復大治時郡
民以稅事不均噪織造中使門郡縣欲相率往
謝君曰崑山令無罪何謝遂皆罷君居崑前後
六年所銓部復推君吏部文選司續又推禮部
戶部工部皆不下而吏隱君病耗至君乞歸上
官及士人競留君君度不可卒解印綬付學博
士五鼓馳去歸侍吏隱君疾衣不解帶者數月
遂患脇痛不能食尚時時強櫛沐以寬太孺人

然竟不起矣嗚呼以君兩地民譽赫赫如此詎
有損也頌當有福重以當事者或推或挽不爲
不知君而迄不能爲君增半級之俸延數年之
命豈非天哉君樂易好善多長者游然不輕納
交初于漢陽師甌山先生已心嚴沈介菴先生
而不稱師成進士後始稱之曰吾以愧天下之
未覲面而名弟子者生平不再宿于寢與諸弟
自相師友當吏隱公析產時止取田六十畝曰
吾爲官不能濶諸弟吾不忍取盈也自爲諸生

以至宦成服用無兼副有乞者輒推予之常膳
乾蔬豈羨甚泰則加兩淪邠而已當在崑時與
余父子雅相慕家官保常撫君背而嘆曰崑民
肥矣柰君瘠何已而君竟以瘠死蓋君幼時慨
然慕海忠介之爲人卒其所爲居官時已大略
近之然海公獨立行一意時小有所輕信而君
于大家小民之訟一視法爲之劑其初任崑山
有富人子餽吏隱公于途者公緘其牘示君君
不視投諸火他日富人子掛訟牒恐君根株窮

之怖甚然卒未嘗有溢怒也他所平停控解甚
多用意常依忠厚人以是多君于海公君常銓
次古今人物爲智品凡若干卷大都以沉幾密
運功表濟時者爲上意所位置甚高人第知君
廉其不能盡君者未有量也悲夫君生于某卒
于某得年若干初配某繼配某又繼配某隨君
任崑終所任不市肉與絲人以是益諗君賢無
子女一許某君歿未幾而地方諸臺檄君入名
宦崑之民德君不已復謀專祠君于崑山之巔

嗚呼神所憑依將在民矣銘曰
清且平乃以爲水之衡冽而食乃以爲泉之德
雖鰥乃身實惠我國惜哉樊侯以廉爲隅而止
于隅然于以風世有餘矣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

墓誌銘

代父

顧宮贊學海君以癸巳某月 日卒于家其孤
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狀走書乞
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願君官不蔽才年不

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一余所爲躊躇
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以吾銘盡吾顧君
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稱以孝友學行聞于
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
不逮母則事繼母孫淑人益加嚴每逡巡盤辟
以順淑人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淑人有
二子紹芾紹芬小于君十餘歲君皆弟畜而師
教之而從弟孝廉君紹夔司馬公所字亡兄之
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與共卧起相切

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也君旣以弱冠補
弟子員焚舊所著文盡發古人書讀之學益力
文益老丙子遂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
吉士以湛思朗識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取而
會司馬公以藩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
滌髓壺觴之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摧典
章討論當世之故甚具其年司馬公起爲南京
兵部侍郎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大
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出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無域外竿牘之問而清望都焉俄而司馬公卒
于官計至君哭幾絕出都門之日色深墨流涕
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當北上君戀孫淑
人不欲行淑人趨爲裝君乃勉奉淑人行而淑
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
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
依違從之而交游間皆切諫以爲不可而君則
謂柰何以已故重違慈母心然淑人雅耽薰修
厭市囂意獨登五臺止耳苦不欲居長安君涕

泣留之不獲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
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爾時 天子
方決事齋宮不出御外朝君念已職講讀而徒
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橐藁有所關說失職甚
意逾不自得遂具病牒當事者當事者不可議
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未死前朝議
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南京而君亦不
克待矣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適當
恭默之朝爲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者止

于此而君之幸不幸何如也君惟潔廉一介不
苟取與念祖父世清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
加已而小築于崑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輒復
心口自訟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
自好如此里人有暮夜懷金囑君居間公事者
君叱之去顏其堂曰遺清以見志逮卒之日而
私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斂人始知君生平且因
而嘆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貧獨好
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卽稱貸應戚黨緩急無

所恡居常雖絕跡公府里中繇賦不便者趨詣
有司平停之又出私困若干爲助役倡人益以
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余在館謬爲君
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君未嘗不心下也
晚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道士風之變未嘗不
且甘且苦彈指而三嘆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
今之循嘿渙恣與權竒佻佚者更相咲也兩似
不能相勝計必天下有真恬淡乃勝僞隱真茂
明乃勝僞才余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

乎而君竟死矣是非君之不幸乃世之不幸也
然使君不死日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樸以當
舉世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未必如今
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果未有定也君諱紹芳
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某年卒某年所著有珪菴
集藏于家娶某子同德同應弟女歸余從弟
太學生元爵以其月日葬于六保尚書浦同德
以講讀舊勞請于朝天子特與之祭如侍郎
張公例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科給事中

諱濟皆以清直著聲爲名公卿自有誌不具論
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羨七徙而崑德山巋五傳于婁
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清秉倫軌貴
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孫孫勿
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明誥封奉直大夫裕州知州浦君贈太宜
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浦氏在茜涇之陽兄弟四人聚族而居伯嫂治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三
內仲兄治外其叔則任公家租稅徭役之事生產累萬金不爲異財僮僕數百人不爲私屬古稱汜毓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浦氏實再覩云君之先爲海上著姓自曾大父某以高貲稱于里中大父某父某爲州學生善談論多長者之游娶于盛有子四人君其叔也諱某氏某幼開敏有器局少司寇周公見而異之遂以女字焉是爲周太宜人司寇之子士淹士洵從魏恭簡公講道東南爲高第弟子君朝夕與論說經義

甚見推重已而以春秋補崑山縣學弟子員無何以疾廢學濩落于庠序間者久之其季弟在京師爲入金得章服以歸君取而指之曰是用詫田峻婦媯耳常野服以出入吳郡旣財賦之藪而浦氏爲大姓其田連阡陌州有大役輒以屬君君時與豪有力者相持艱難百端至爲吏胥所窘怡然無一言蓋恐傷其兄之心也平居未嘗一食不相對堂中恒置四坐諸兄雖不在終不移其處兄有疾病常以未明問安否親視

其所飲食而進之兄未卽寢雖夜分不退年踰七十外猶不失此禮君愷悌多智好爲德于人族之人儒而貧將遠去君爲之資其伏臘費事事扶掖之有少而孤者爲持其門戶而他子鬻先人田君出百金贖還其家後兩人俱能自立壬午海水溢漂沒廬舍君收暴骨瘞之計屍以予直歲屬大祲出粟以食餓者同舍生張某爲怨家所中坐法當遣君委曲伸救之其費多仰給于君空囊不恡也君與人表裏洞然未嘗爲

怨而更事旣久時與勢家交關能侃侃自將怨者終不能修卻或爲機械以嘗之輒先得其隱不爲動平生不忍一日去其兄弟老得末疾會海上訛言有警徙居城中人從東方來者迎問兩兄起居輒潛然泣下不旬日必以輕輿小舸就其兄相見則疾痛爲之衰減忽一日心動亟欲歸田廬二子以溽暑止之則索筆作數百言且曰得見兄卽歸泉壤無憾二兄得書駭曰豈永訣耶再明日遂卒周太宜人端莊靚默事舅

姑以孝聞處娣娣間不以家貴故失婉婉之度
布衫蔬食旦夕紡績嘗爲女奴先君三十無子
置側室是爲歸太宜人舉子女周太宜人多自
育之無異已出君平生常引分自足謂吾少而
憂病望不及中壽今得耄耄矣壯而憂無子今
有三丈夫復見諸孫彬彬矣束髮受經竟偃蹇
博士前而士衡能以經術振猥被國恩從大夫
之後過所願矣當復何望哉獨太宜人有內行
而不及食其子之報故裕州以爲終身之戚戚

焉生卒子姓云云銘曰

凡有兄弟厥初一身一支不仁日夜呻吟苟能
療之寧遠楚秦民之無良輕是懿親同氣不恤
况在它人吁嗟浦君克執要道惟是孔懷爰及
悼耄和樂且湛晏晏言咲天亦祚之壽昌且樂
我銘其藏過者相告維爾之教萬民胥効

馮母趙孺人墓誌銘

今歲癸卯之某月日余馮氏婦翁孝廉君將奉
其母趙孺人之柩祔京兆公墓于其王父廷尉

公之昭而屬志勿辭衡適有長子之痛受狀而
淚涔涔不自禁也蓋長子出自馮云前亡婦之
死歲在癸今者其子又死死且無以報母矣雖
然死者之不能報則生者之責也其敢辭夫衡
則惡能知孺人卽徵之女孫之口猶以爲暱不
必信乃衡心所嚴事者京兆公京兆公世所稱
爲勅齊先生者也方正有道德不苟嘖咲胡獨
與孺人相莊以爲內子且以爲良友也非獨公
而已公仲季若而人並長年賢而且貴胡皆以

丘嫂事孺人如事兄也家僮勝什百指胡斬斬
稟齊孺人無旁撓無中誹也此其才德意必有
過人者今徵之狀益信按狀京兆公元配吳安
人以閩德稱數舉子不育聞趙有女而賢屬媒
氏委筐篚焉孺人肅而共巽而善承大得吳安
人歡安人以娣視之年廿五而舉婦翁無何吳
安人病病且革執孺人手曰勉之爾善代我而
廷尉公亦以屬京兆曰吾賴趙也而有孫且賢
婦也可試之家政趙孺人遂秉家政孝媚尊章

潔蠲餽餽拊視兒女一如吳安人獨其御下稍
節寬以嚴而諸臧獲頗畏而安之當京兆公在
留都時疾甚孺人截髮顙天請以身代跪積雪
中膝爲漬猶曰爲情使耳當京兆公居父母喪
三年不窺寢游宦南北日賦糲肉束菜孺人皆
與俱其施三族也官俸不足則傾囊粟不足則
出簪珥佐之嫁姑姪之孤女三人有所賦予于
外家必先吳而後趙當是時孺人爲政使有纖
毫見顏色京兆公何能入不虞謫出不虞匱矯

矯行一意乃爾又何以始終莊孺人稱爲良友
也蓋孺人喜禪誦自奉涼薄平居多齋素卽非
齋素無兼肉常曰我非好自苦欲與爲官者成
其廉爲士者成其名耳其雅志與公合如此婦
翁爲孺人獨子孺人訓之極嚴初爲諸生新其
輿幙孺人怒而碎其幙嚙一指示之戒婚後不
使數親內寢其在內寢也晨鷄鳴使婢子以勁
帚掃床壁間警之出從社友會秭戒飲勿夜讀
書蕭寺餉每以粗糲卽得雋後無侈供今婦翁

欝爲聞人籍賢能書而尚未有半綸之封與三
畚之養以爲母報此婦翁所爲叩心捨地而不
勝痛者也雖然使婦翁早貴宦四方禴翟不以
手歛與衣蓐草何異世祿之家難不在鼎食而
在禮食患正坐不貧耳婦翁曰傷哉貧也蓋余
母奄忽時語余我無一文錢遺汝死以桐棺歛
我無益汝貧嗚呼哀哉貧也然其所遺者大矣
孺人卒于某年距其生得年七十有四孺人父
爲仰筠公以邑掾起官其先爲趙王孫從帝舅

航海抵郡之張堰得不死沒葬其地至今土人
呼趙王墳云孺人一子卽孝廉名大受娶某孫
男某某娶某某孫女六長卽少而育于母爲衡
婦者也次某字某曾孫男某聘某銘曰
弗爾躬來何慕籛爾金視竹素展我甥文則史
以爲不信儼此君子

誥封盛母劉太淑人墓誌銘

代父

歲乙未不肖方居內艱筑然在疚而吏部右侍
郎學士盛公以母劉太淑人狀來乞銘嗟乎不

新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肖亦人子也吾母之不能報則髮髯其形容罄
歎不忍其湮弗章而獨忍于吾兩世通家耳目
所覩記之盛母乎按狀劉氏先山東東平州人
以洪永間功世千戶于潼太淑人父諱東母爲
甯宜人字昭武將軍某號盛公卽學士父也昭
武公元配彭淑人早卒繼娶太淑人其歸時齒
才十四耳時祖姑太淑人梁姑太淑人任皆在
堂任太淑人嚴太淑人曲盡顏志得其懼心每
昧爽躬入庖治羹苳上食惟謹間出其母家珍

脆以佐嘗之兩太淑人喜而加飡皆曰新婦賢
必昌吾家彭淑人之沒也遺孤二長都督愈謙
次武進士愈讓太淑人撫而教之至壯各矯矯
有駿譽當學士公未貴時二君逝顯則太淑人
逝就養二君所二君亦忘其自出也庚戌洛南
曠盜起昭武公奉中丞檄討賊疾力戰遂陷沒
太淑人聞計則伏地慟欲死聞其繇憲使其移
督戰卽仇憲使欲褻白刃刺之而以死謝已學
士兄弟爲力喻而憲使亦臨弔昭武公哭奠如

禮太淑人意乃已猶不食俄而盜魁就擒太淑人乃仰而哭曰天乎吾讐復矣讐復而子未成立死者尚有望于余余未可以死自是常焚誦齋素夙興晏寐以身爲教而學士遂以辛未成進士讀書中秘翰林編修歷春坊中允庶子國子司業祭酒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吏部侍郎太淑人優游壽考學士兄弟官封祿養者垂四十年而其後也會學士侍疾及視含飯天子爲加恩賜祭塋並祭昭武世稱哀榮全福方學士之初就京師學也太淑人謂學重始進令從馬文莊公學兩月始一覲省太淑人偶過學士書室念其岑寂流涕汎瀾然終不以學士歸也每諭學士曰國家方右文治吾家豈獨馬上報主見必以俎豆成名後果如其言學士年位高矣而每事必長跪咨稟太淑人爲衷度可否而行鮮不中程度者母子間其有以相成如此太淑人操家政櫛束整整遇減獲嚴而有恩堂以內外不通履聲平生不近醫藥卒之日從容索衣

盥手奄然而逝時萬曆某年月日也距其生某
 年月日得壽若干嗚呼蓋至是而夫以忠食報
 子以孝顯名太淑人死可矣沒之明年而學士
 卜以某月日葬昭武公壙奉祔祖墓西之三
 里舖銘曰

夫勤事可以死措笏圭開旌祭享
 耀翟瑜燁彤史人文開鬱濟濟于

始

